

快餐文学

最后一个义勇军

郭地红 张新荃 著

附錄一：中文對話

147.5/2923

001206640

新嘉(中) 快餐文学坊

卷之二 通十一 蔡英谈作 任其平 丁东霞文下 一月
抗战出新书牛山墨庄 杨端翁 陈鹤太 陈鹤 朱本
DE-2005

最后一个义勇军

——谨以此篇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华兰一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义勇军 / 郭地红, 张新荃著. —4 版.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快餐文学坊丛书)

ISBN 978-7-5469-0243-2

I . ①最… II . ①郭… ②张… III .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10 号

丛书名 快餐文学坊
主编 于文胜
本册书名 最后一个义勇军
作者 郭地红 张新荃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刘伟煌 张莉涓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制作 卜建晓
出版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编 830000 电话: 0991-4690475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71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87-7-5469-0243-2
定价 22.50 元

目 录

最后一个义勇军

郭地红 著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9
第四章	12
第五章	15
第六章	19
第七章	25
第八章	28
第九章	34
第十章	37
第十一章	41
第十二章	43
第十三章	50
第十四章	56

戈壁炊烟

张新荃 著

第一章	60
第二章	69
第三章	76
第四章	80
第五章	85
第六章	89
第七章	92
第八章	99
第九章	105
第十章	110
第十一章	117
第十二章	122
第十三章	129
第十四章	134
第十五章	137

最后一个义勇军

第一章

二叔是个传奇大英雄。有多少传奇故事，只有二叔知道。

打记事起，一直听父亲说我有个二叔，父亲说二叔的故事，讲到激动时，脸上红彤彤的像一只刚刚下过蛋的母鸡，他好像自己就是二叔。虽然我们从来没见过二叔，经父亲夸张的渲染、绘声绘色的描述，二叔高大的英雄形象，清晰凸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为有这个二叔激动不已。我们渴望有一天见到二叔。当我们提出这个简单的要求时，父亲叹了一口气道：“唉——连我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啊！”是的，每次父亲讲二叔的故事，只讲到打日本鬼子，后面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使我们感到遗憾。二叔在我们的印象里变得越来越模糊……

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位不寻常的客人，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就是父亲经常说起的那位失去音信几十年的二叔。他终于回来看望我们来了，我才知道二叔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算来二叔离开家已经有六十多年了，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终于知道二叔的真实故事。

二叔回来没几年就病了，父亲托人带信叫我回来，我想他的病一定是严重了，赶紧给领导请假，急匆匆回来看望二叔，我提着营养品走进二叔的屋子，只见他仰卧在床铺上，仿佛一头病虎。一米八几的骨架，木头似的一动不动。二叔听见我来了，睁开鱼样的眼，直直盯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对我说。我叫了一声：“二叔。”他的眼角皱纹涌满浑浊的泪水，嗫嚅着嘴唇，喉咙里“咕隆咕隆”地要说些什么，始终没说出来。枯槁的大手，伸到枕边，摸出一只红布包裹的东西，他哆哆嗦嗦地解开红布包，里面露出一个红木匣子，四个角用黄铜镶嵌，很是精致。我明白了，这一定是二叔的传家宝。他将红木匣子郑重地交给我。红木匣子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他用眼神示意我打开。我轻轻打开了红木匣子，里面还有一块红布包着什么东西。揭开一层红布，露出一对银镯子，上面镂刻着漂亮的鸳鸯。下面有一枚金光闪烁的苏联金星勋章。有一包白纸里面，包着几张年代久远的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影依稀可辨。一个村姑，穿着花布衣裳，一条乌黑的长辫子从脑后挂在胸前，两只手轻挽着，脸上浮现出纯朴的微笑，叫人无限回味。还有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个凹眼凸鼻卷发的异族少女，天真浪漫的笑脸轮廓清晰迷人。有一张是二叔年轻时的照片，他骑着一匹白马，腰上挎着一把马刀，神气活现的样子，看上去英俊极了。

这几张照片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就好像一个考古学家，突然意外地发现了古代珍宝。我曾经央求过二叔，讲述他的故事，每一次都叫我失望，你看他，好像一不小心踩着了他的鸡眼，他不是恼怒的眼珠子一瞪，粗暴的拒绝；要不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一直抽到烟火烫着手指头，才猛然惊醒。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想知道二叔过去的故事。我不知听别人多少次说起过关于二叔的传奇故事，可我从没听二叔说起过他

的故事。我想知道二叔真实的故事，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多少年来，我多么渴望聆听二叔的故事。此时此刻，难道二叔已经预感自己真的行将就木了吗？难道人真的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才说出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吗？二叔的神秘而带有传奇的故事，就要从这几张照片上开始了。

二叔是个英雄，是英雄自然就离不开女人。如果没有女人，二叔的故事就会失去许多光彩。正是女人，二叔的故事才更有魅力、更吸引人、更加耐人寻味。

村子东头的瞎子张给二叔算过一卦：二叔命里有三个女人。

第二章

二叔是跟着爷爷闯关东来到大兴安岭的一个小山村。小山村有百十户人家，一半靠种地，一半靠打猎。二叔不种地，靠打猎为生。二叔17岁那年，跟着爷爷打猎，遇见了一条狼，那是一条狡猾的老狼，爷爷打了一枪，没打中，它闪电般的奔逃了，二叔撒开两腿，快步疾追，一口气追了10里地，直追的那条老狼气喘吁吁，趴在地上不动，被二叔捉了，回去剥了狼皮，铺在爷爷的炕上。又有一次，他从山上回来，肩膀上挂一根绳子，后面拖着一只大黑熊。一个村庄的人都把他围起来了。黑熊皮剥了，叫一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吃了熊肉。熊皮给了村长，熊胆留给自己。二叔名声大震，一个村的人都来看望他，拥戴他，村里人公认他是一个好猎手。

有个好事的人给他起了个响亮的绰号：关东好汉。这个名字很快就传开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要把人的脸皮割破。爷爷叫二叔去打几斤酒，二叔挑着酒葫芦，他走得极快，前面王大棒子的小酒馆的旗子在寒风里抖动。就在他掀开门帘往里进时，迎面和一个女子撞了个满怀，那女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二叔也看了她一眼，那女子红着脸皮，低着脑袋往外走。他忍不住又回头看了这个女子一眼。只这一眼，把二叔的

魂勾了去。

他走进小酒馆，掏出一大把银子，哗啦撒了一柜台，叫老板打酒，打好酒，又买了几块卤牛肉塞进怀里，就急急忙忙往外走，老板在背后喊叫找钱，他头也不回地说：“不要了！”他大步流星地追赶出去，一出门，便不见了那个女子的踪影。

他回到家，心里仍然想着那个女子。小山村很是寂寞，他没事，就跑到二道河子的王大棒子的酒馆喝酒、听小曲、看骰子。

终于有一天，那个女子又出现在王大棒子的酒馆里。她抱着一只琵琶，弹琴唱曲。她的嗓子像百灵鸟一样的亮，直唱得听众张大嘴，流着哈拉子。二叔一边听，一边喝酒。眼里的女子越发漂亮起来。唱完了小曲，二叔掏出几块银子给那个女子。女子起身低头谢谢二叔，走了。望着那个女子瘦小的背影，二叔跟着那女子走出酒馆。女子听到身后一阵有力的脚步声，回头看了他一眼，胆怯地停止脚步：“大哥，你不要跟我。”

“妹子，我看你穿的薄，怕你冻着。”二叔说，“我送你回家。”

“大哥，我已经到家了。”那女子用手一指，前面有间破房子。

二叔有点可怜这个女子，摸出一把银子，放在她手上，那女子感激的流眼泪了，“到家坐吧。”

他跟着这个女子进了她的家门。屋子里有个老娘，躺在炕上，不停的咳嗽。这个女子叫秀花，她们是逃荒来到这里的。

二叔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逃荒来的女子。他打猎回来，总要路过她的家门口，给她们留下一点猎物。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子，敲开了他家的门，哭着对他说，她娘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他帮女子处理完老娘的丧事。那个女子再也不走了，要给他做媳妇。

入洞房的那一天，他请了八抬大轿，抬着打扮得像天仙一

样的新娘子，围着村子转了三圈，把个新媳妇风光的不行。

当地人成亲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打媳妇，就好像给快成材的小树修理，将枝枝杈杈剪掉。新郎剥光新娘的衣服，用马鞭子沾水，狠劲儿地抽，一直抽的新娘子叫不出声才罢休。这叫下马威。这一顿打，要叫新娘子铭刻在心，永远不忘。要把以前的那个男人在心里忘掉、死掉。这样丈夫才放心、省心，过日子才安心。以免女人旧情萌发，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叫人在背地里戳脊梁骨，骂做乌龟头。二叔成亲那一天夜晚，闹洞房的人们走了，只剩下两个新人。二叔一不打，二不骂媳妇，把一盘火炕烧得热热烘烘。

女人成了亲，要把头发盘起，或者把头发剪掉，二叔说，他喜欢长辫子的媳妇。她顺了二叔的意，养了一条大辫子，乌溜溜的，足有一丈长。那辫子吊在屁股后面，辫梢头缠着红头绳子，随着腰肢的扭搭，一甩一甩的，煞是晃眼，吸引了许多汉子的目光。

半年后，这小女子被他调养的丰满起来，脸皮有了轮廓，也有了水分，不再是刚来时黄皮寡瘦的女子了。

二叔上山打猎，秀花一个人在家寂寞。她来到王大棒子的酒馆唱大鼓，挣点小钱。

有个叫一撮毛的哈尔滨皮货商，是王大棒子酒馆的常客。每年冬天，他都要在这里收购许多皮货。当地产上等的貂皮，用貂皮制做的大衣，卖给达官贵人和夫人小姐们，赚很多的钱。一天，二叔打猎回来，走进王大棒子的酒馆喝酒。他在这里认识了哈尔滨来的皮货商一撮毛。因他的嘴角生一撮杂毛，人称一撮毛。他一眼看上秀花。

一天，二叔和一撮毛做完一笔皮货生意，准备走。被王大棒子拉住了：“哎——进里面来玩一把。”

他犹豫了一会，摇摇手：“不会这玩意。”

“来吧。说不定你生手，手气更好，一上手，就是好牌。”王大棒子连拉带劝，他只好留下玩一把。

没想到，这一玩，竟玩上了瘾。果然不出王大棒子所料，他的骰子红的发紫，一个晚上赢回一堆银子，高兴的他合不拢嘴。到了天亮，他已经把对家赢了个满堂彩。

第二天，他跑到银匠铺打了一对银手镯，叫银匠在上面镂刻着“龙凤呈祥”四个字。这字吉利，他把一只给了秀花，一只留给自己。秀花仔细端详，笑了。

他不再上山打猎，秀花也不用到小酒馆唱小曲。打这起，二叔一下子迷上了打牌，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秀花跑到小酒馆找到他，钻进人堆里，她看见二叔眼珠子发绿、发直，死死盯住骰子。她叫二叔回去，二叔说什么也不回去。二叔在赌场上越陷越深。他由赌棍变成赌徒、赌鬼。二叔把赢来的钱输了个精光，成了个穷光蛋。

一撮毛拿眼瞧着二叔：“还赌吗？”

“赌！”

“拿什么跟我赌？”

二叔摸了摸口袋，已经没钱了。二叔着急了：“拿我的一只手！”

“哈哈，你的手值几个小钱？”一撮毛早看见秀花：“这样吧，拿你的媳妇。”

“什么？”二叔瞪圆了眼。

“赌就赌！”秀花站在二叔面前，她急了：“俺是你的人，俺的心也是你的。就让俺给你赌一回！”

二叔牙咬的咯咯响，嘴唇滴出血来。他一挥手，几乎是吼叫：“赌！”

“好！赌场无戏言！”一撮毛拿出一堆银子、钞票，放在八仙桌上。

二叔抓起骰子，刚举起，秀花一把抢过去：“我来！”

她随手一掷，只见骰子骨碌碌转了三圈不动了。一颗黑点睁大眼，看着他俩。

二叔心里暗暗叫一声“完了。”

最后一场赌，二叔认输了。秀花低下头。

一撮毛哈哈一笑：“想要回媳妇，拿十张貂皮。”

二叔叫住一撮毛：“你等着！”

他转身出了门，一股风雪呼啸着吹进门里。

第二天，二叔拿起猎枪又上山打猎去了。他要赢回秀花。

第三章

二叔这次运气不错,打了十只貂。他想用这十只貂赢回秀花。当他兴冲冲来到王大棒子的酒馆,王大棒子伸出一对肥胖的大手,摆出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告诉他,一撮毛早把秀花带到哈尔滨去了。过了不久,二叔闹明白,这是一场骗局。王大棒子与一撮毛合谋,骗走了二叔的钱和人。于是,二叔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快步如飞,奔向王大棒子的酒馆,王大棒子看见二叔怒目喷火,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转身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二叔抽出猎刀,只听王大棒子一声凄厉的惨叫,一头扑倒在雪地上,殷红的鲜血仿佛盛开的鲜花。他在王大棒子身上擦干净刀上的血迹,放一把大火,烧掉王大棒子的酒馆。当天夜里,冒着风雪,赶往哈尔滨。

他眼前浮现出那个叫秀花的女子温柔秀丽的面庞。他狠狠地骂自己是窝囊废,连一个女人都看守不住。哎……不论他到天涯海角,一定要找到他的心上人。那是叫他肝肠寸断的女人!

雪,下了一天一夜。把路给埋住了,大地一片白茫茫。他傍河行走,有河流必有村庄。前方出现了一片白桦林。突然,脚下一滑,一骨碌摔倒。爬起来时,又被几只大手死死按住,蒙上眼睛。他想:坏了,遇到土匪了。

二叔被带进山寨。他熟知土匪们的规矩和行话,并不惧怕。

他眼上蒙布去掉了，立时响起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你是谁？”

二叔回答：“我是锅。”

“压住锅。”

二叔又答：“闭住火！”

山洞里回荡一问一答的声音。二叔看见几只火把，点亮了羊油灯，黑黢黢的山洞一下子亮堂起来。他看见一个土匪首领坐在一张虎皮椅子上，他想起此人便是威名远扬的女土匪花蝴蝶。八年前，她还是一个良家少女。18岁那年接亲出嫁的路上，遭遇到土匪老大黑虎抢劫，黑虎一枪打死新郎，将她绑架到山上做了压寨夫人。她死活不从，偷偷逃跑三次被抓回。黑虎一恼怒，把她剥得一丝不挂，然后用纳鞋底子的针，在她胸脯上纹刻上一只蝴蝶。她算死了心，塌了地，不再逃跑，只好做压寨夫人。有一年，黑虎老大和另一帮土匪为争夺山头，发生火拼，黑虎被对方的子弹射穿胸膛，一命呜呼。山寨里没有山大王，群龙无首。怎么办？大伙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一致推举压寨夫人花蝴蝶做山大王。

花蝴蝶善使双枪，枪法极准。她一瞄来人，举枪射击。

“砰”的一声枪响，二叔头上的狗皮帽子被打飞了。二叔一惊，好枪法。花蝴蝶的枪法果然名不虚传。这样的场面二叔经历过，他脸不变色，心不跳，镇定自若。

花蝴蝶问：“西北天上一朵云。”

二叔回答：“乌鸦落在凤凰群。”

花蝴蝶问：“满地都是英雄汉。”

二叔回答：“不知谁是领头人？”

花蝴蝶问：“你是什么人？”

二叔峥峥回答：“关东好汉！”

“久闻大名。你果真是一条好汉。”花蝴蝶哈哈大笑。

“听说你输了钱，又输了媳妇？”

二叔脸憋得通红，他沉默了。

“哈哈……”土匪们哈哈大笑。“说呀！是英雄，是好汉？放炮啊！”

“我算什么好汉？我是个窝囊废！”

这一下把二叔激怒了。他大吼大叫：“快把刀枪还给我，我要去哈尔滨找媳妇。”

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把花蝴蝶打动了。

“哈哈，没想到好汉这么重情意。来人，给我准备酒菜，我要和好汉喝上几大碗。”

立刻，有几个匪兵端上酒菜，摆在他们面前。一边喝酒一边说话。

花蝴蝶劝他入伙。说入了伙，女人有的是。可二叔说不行，他固执地要去哈尔滨找媳妇。花蝴蝶很快把二叔灌醉了。

花蝴蝶扶着二叔走进卧室。这卧室的卧具非同一般，气势逼人。一张牙床上铺着虎皮和豹皮。床头，立着用整块木头雕刻的虎头，虎视眈眈；迎面耸立着一架飞腾的黑雕，长长的尖嘴直向床头，两只兽对峙。这天夜里，花蝴蝶将二叔放在虎头黑雕的牙床上，一夜翻江倒海。

二叔入了花蝴蝶的伙，成了花蝴蝶手下一个小头领。